父亲的夜航船

■李国民

宁波是典型的江南水乡，地势平坦，河网密布，湖泊众多，纵横交织的河道上不乏装着货、载着客的夜航船。余秋雨先生在《文化苦旅》中有一段对余姚老家夜航船的描述：“每天深夜，总能听到笃笃笃的声音从河畔传来，这是夜航船来了，船夫看到岸边屋舍，就用木棍敲着船帮，召唤着准备远行的客人。山民们夜夜听到这个声音，习以为常。”

的确，对老底子宁波人来说，夜航船不要太熟悉。在我小时候，秋雨先生说的“笃笃笃”用木棍敲着船帮的夜航船已经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相对先进的、以柴油机为动力的水泥客运船。

记忆中，我坐过三次夜航船。最早一次是随母亲走亲戚，去什么地方已经模糊了，只记得江面很阔，我们坐在一艘木篷船里，船舱中有七八位旅客。木篷船先是由一艘“机器船”拖着，快到一处内河口时，“机器船”解缆独自前行，而我们坐的木篷船转入狭小的内河，原本坐在船尾把舵的船老大开始摇橹。天渐渐暗了下来，船舱里很静，没人说话，只听到“吱嘎吱嘎”的摇橹声和船老大粗重的喘气声。每到一个靠岸点，船老大就会拿出一只海螺吹出“呜——”的声音，气息悠长，声音传得老远。那天，等我和母亲上岸时，夜色早已深沉。

此后我还坐过两次夜航船，那是父亲驾驶的夜航船。

父亲与船运打了一辈子交道，职业生涯大半是在江北姚江大闸边的姚江客运站度过的。小时候我也是“小候鸟”，一放暑假就迫不及待地到父亲的船上去，一住20多天。原因自然是贪吃贪玩，父亲船上伙食好，至少河鲜能“托底”，大江小河又能让我游个痛快，晚上停靠乡下时还能跟岸上的小伙伴玩。

当时，父亲负责的客运航线是从姚江客运站至裘市，一天来回两趟，中午停泊在裘市粮库边的河埠头，晚上停靠在裘市下去的一个叫横山头的地方。第二天早上7点钟航船再开出来，在一个个河埠头站点接上等候的旅客，开往姚江客运站。

其实，父亲的船如果夜航，总是为了送病人。乡下缺医少药，交通闭塞，村民若有急症，父亲的船便是帮他们去宁波大医院的指望。那时，宁波市第二医院还在永丰路216号，离姚江客运站比较近。

那一年暑假，我竟经历了父亲两次夜航。

一天深夜，我忽然被“突突”的柴油机声惊醒，以为睡过了头。睁眼一看，船舱里墨黑一片，还在半夜呢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随手打开了灯。“快把灯关掉。”正在驾驶室开船的父亲厉声地说。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。父亲的徒弟小王叔叔赶紧过来把灯关了。他说，船夜航时最忌船舱里开灯，里面一亮，外面航线就看不清了，航行时十分危险。

原来，当晚裘市有人突发疾病，家属向父亲他们紧急求助，希望航船能送病人到姚江客运站。父亲船上有三位船员，二话不说就起来做准备，并帮着家属把病人抬上船。我醒来时船已开出内河段，航行在姚江上。船舱里临时搭起的铺板上，躺着脸色惨白的病人，隐约传来的是压抑的呻吟与妇人低低的安慰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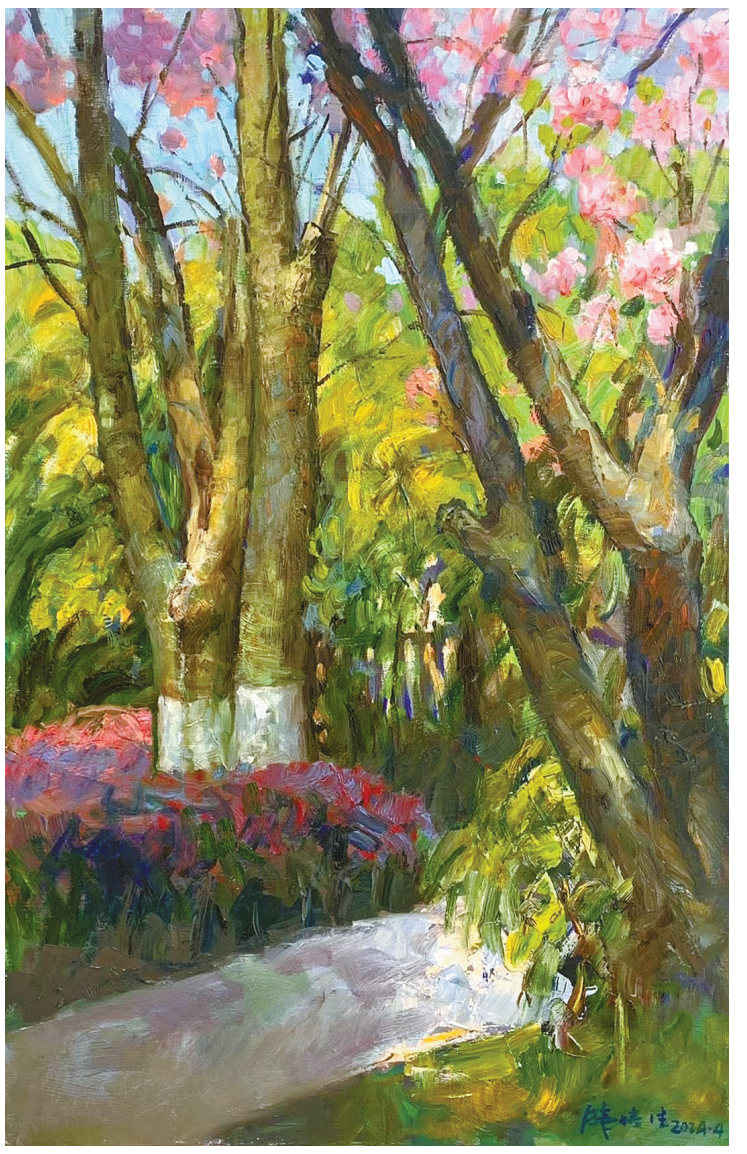
那晚月亮被云遮住了，远远的岸边偶尔漏出微微的灯火，在粼粼的水波上投下细碎的光影。父亲船上的灯光只能照射几十米远，船在这静谧宽阔的江面上前行，显得多么孤独。而此时机舱里的“突突”声也仿佛失去了平日的欢快，变得短促、焦虑。父亲坐在窄窄的驾驶室，借着昏黄的灯光和微弱的水光，专注地把着方向盘。我从船舱里看着父亲的背影，发现平时手不离烟的他，好久没有去摸烟盒了。半个多小时后，远处江面上出现了一长溜灯光，那是姚江大闸的灯光，客运站要到了。父亲小心翼翼地把船靠岸，张老大和小王叔叔帮着家属把病人送上岸。回到横山头，已是次日凌晨三点多了，三个小时后父亲他们又将起航。

半个月后，病人家属送来了一面锦旗。晚饭时父亲说，家属告诉他，病人患的是急性阑尾炎，医生说幸亏送来及时。病人当晚就进行了手术，现在已经平安出院。

就在我快结束“小候鸟”生活的一个晚上，有一对年轻的夫妻抱着孩子来求助，说孩子发着高烧，急需到宁波市第二医院就诊。和上次一样，船很快就开行了，病人也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。回来途中还有一个意外收获。当天晚上天气异常闷热，也许是缺氧，也许是借光觅食，平静的姚江水面上能时不时地看见鱼儿浮上来，船行其上，鱼儿受到惊吓，纷纷跃出水面，有两条鲤鱼自投罗网，跃入船舱中，每条有两三斤，很快成为船员晚上的大餐。小王叔叔边吃边笑着说，“这是上天为奖励我们做好事而送来的礼物。”

许多年后我曾问过父亲，你们那时开夜航船送病人有多少夜班费？父亲说，哪有夜班费，都是自觉自愿义务的。人命关天，只想着早点送病人去，船上没有一个人会提出这个问题，连送病人的费用，也只收点油料成本。

父亲的夜航船，在那个年代平凡得不能再平凡，但它所承载的，是人们坚韧的生存盼头。前些年，原姚江客运站边上开出了一家名为“潮头阁”的餐厅，每次去那里就餐，我总会想起小时候的事，想起父亲的夜航船。



家园 韩培生 绘

烘炉取暖

■秦钦儿

天寒地冻的季节，对于农村孩子来说，烘炉带来的欢乐可不是一点点——温热的炭灰里，埋着一天的惦念——或是两颗板栗，或是一把花生，或是几粒蚕豆，或是几片红薯干。整个冬天，一只烘炉温暖了许多人的童年。

那个时候的冬天是真冷。清晨，鸡叫三遍，屋顶的瓦片上结着厚厚的霜，各家各户的烟囱开始冒烟，木柴在灶下烧得旺旺的。心疼孩子的母亲一早就在准备烘炉，一边往灶膛里添木柴，一边挑没烧透的钳进烘炉，上面再均匀地盖一层草木灰，拎去学校不会很快燃尽。孩子们踩着嘎吱嘎吱的冰碴子上学，口袋里揣着各种“打牙祭”的玩意儿，盘算着先烤点啥，等会和谁交换点啥。这样想着，心里充满期待，便也不觉得冷了。

教室的窗户玻璃缺了几块，用塑料布钉着，风一吹哗啦啦响。小手伸出来都是肿的，像鼓发的红馒头。冻疮生得厉害的，像冻过头的柿子，通红发亮的薄皮裂开了，直往外渗水。在烘炉面前，冻疮算个球。烘炉有捂在怀里的，有夹在两腿间的，也有直接搁在脚下烘靴袜的。孩子们一走进教室，教室就成了最暖和的地方——三十几只烘炉同时散发着热气，混杂着柴炭的烟火气、烤食物的焦香味，还有棉靴烘热后的臭味，一时难以名状。

老师在讲台上领读，下面响起齐声的跟读，中间夹杂着窸窸窣窣的动静。突然，老师停住了，王二毛，你站起来！全班目光转向王二毛。完了完了，只见王二毛的课桌底下，袅袅腾起一线青烟，这家伙好似要得道升仙了。他的烘炉终究没有逃脱被没收的命运。按照老师的指令，他磨蹭着把烘炉送到黑板前，然后蹭到教室最后面，转过身去，把自己乖乖贴在墙上。冰凉的墙皮贴着他的额头，还能听见板栗在炭火里绝望的爆裂声。同学们继续跟着老师朗读，任那只孤零零的烘炉在讲台前冒着青烟。终于，下课铃响了。老师前脚刚走，罚站墙壁的烘炉主人箭一样冲向讲台，扒开炭灰，可怜他那埋在烘炉里的板栗和花生，早已化为了炭灰。

新豆烤着吃最香，这是爷爷说的。清晨的雾气还没散尽，爷爷就早早起来，穿着厚重的棉袄，围着油腻发亮的围裙，搬把小竹椅坐在屋檐下。围裙底下的烘炉是用了十几年的老物件，陶土烧得乌黑发亮，提手上的布条换了一茬又一茬，圆墩墩的炉壁烧裂后用铁丝箍紧着。爷爷不急不缓地揭开炉盖，用火钳拨开表层的灰，昨夜的余炭还透着暗红。他从墙角的竹筐里夹出几块新炭，小心地架在上面。做完这些，他又从怀里摸出一把小小的铝壶——那是他年轻时在供销社买的，如今壶身早已坑坑洼洼，壶嘴也歪了。拔出软木塞，一股浓郁的高粱酒香飘了出来。爷爷把酒壶搁在烘炉的炭火上，慢慢温着。温得差不多了，壶身微微烫手。爷爷对着壶嘴呷一小口，热酒从喉咙一直钻到胃里，整个身子都舒展开来。他又把两粒烤熟的豆子扔到嘴里，因为牙豁了，豆子往往要咀嚼半天。

屋檐下的冰棱开始化了，院墙外的阳光更亮堂了些。村里其他的老人这时也陆续出来了，他们聚在一起，人手一只烘炉，炭火映着一张张布满皱纹的脸，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。他们年轻那会儿，冬天修水库，冰天雪地里一干就是一整天。收工后，几十号人围着大火堆，用搪瓷缸温酒喝。那时的酒烈，一口下去，冻僵的手指头都能慢慢恢复知觉。这些一辈子没离开过这片土地的人，在这样的冬日里，一起回顾着他们的青春岁月，企图让时光慢下来。

岁月就像炉火，炭会烧成灰，灰会被倒掉，但烘炉还在，提烘炉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。炉火带来的暖意，从他们的童年传到暮年，绵绵不绝。

有些温暖，也像那炉炭火，表面上盖着灰，灰烬之下，在记忆里明明灭灭，某个时刻轻轻拨开，再次照亮整个人生的冬天。

五律·步韵陆龟蒙皮日休四明山九题选

■林在勇

步韵陆龟蒙四明山九题石窗

绝顶磬窗四，名山藏不虚。
登临高路尽，顾望变云疏。
紫气犹无已，仙人或有诸？
金光入玄洞，直欲晒灵书。

步韵皮日休奉和鲁望四明山九题石窗

壁立三千尺，览观无际涯。
遥洋一丝线，轻霭六铢纱。
阔抱生慈眼，灵窗接绮霞。
四明山石室，应住逆风家。

步韵陆龟蒙四明山九题樊榭

百里佳山水，海云时驻飞。
樊仙隐林筑，贺监望湖归。
得体皆酣醉，放心因翠微。
思之成道者，未必鹿霓衣。

步韵皮日休奉和鲁望四明山九题鹿亭

野亭新复筑，白鹿画棼楣。
仿古今从众，追唐我到迟。
桥登云海阙，草履夜光芝。
皮陆诗相和，好教山外知。

步韵陆龟蒙四明山九题鹿亭

村落隐烟树，白云桥上过。
偏能思古在，无怪入诗多。
秋色如丹碧，好颜皆芑萝。
鹿溪源不尽，夜夜出天河。

四明山看雪

■应爱卿

记不清有多少年未见大雪漫天飞舞的景象了，唯有儿时的记忆，如刻在脑海的画卷。那时的冬天，总是一场接一场的雪，房前屋后、树上篱笆下、麦地、油菜地、菜园、猪圈，处处是厚厚的白雪。打雪仗，堆雪人，用扫把去顶屋檐下结得长长的冰棱，敲开水缸里的厚冰。一边流着鼻涕，一边吃着冰，手冻得像馒头，没有雨鞋，棉鞋常被弄湿，挨母亲的骂。母亲一边烤一锅大头菜年糕，一边在火缸边烘干我们的湿鞋，温暖至今萦绕心头。

这些年一直住在县城，已经多年没有亲近皑皑白雪了。每每入冬后，我总是期盼着下雪。第一波寒潮来临时，旅行社发了四明山看雪景报团消息，我和好友紫燕立刻报名。周日早上六点出发，大巴车开了两个小时，把我们载到离十字裤不远的公交站台。里面的小路不能开大车，大家下了车带上导游发的冰爪，真正的徒步开始了。

第一段是机耕路。路边都是积雪，路中央因人车的踏碾，雪有点融化了，没有结冰，走上去没有那么滑。越往里走，气温越低，雪越厚。大约走了一公里，就到了十字裤林场入口。导游指导大家穿上冰爪，指着一条被雪覆盖的斜坡山路说，就从这里走下去，到鹁鸪岩水帘洞，一直走到仰天湖。

周围白茫茫的一片。在林场入口处，我和紫燕抱着粗大的杉树，拍下第一张雪景照，感觉不是雪乡胜似雪乡。

一行四十人，浩浩荡荡走向山林深处。那“吱吱”的踩雪声音，如同儿时一般悦耳。鞋上的冰爪发挥着大作用，脚感很轻，冰雪覆盖的山路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走。

来到山谷低处，一条溪流在幽幽地欢唱。平坦的空地处有几顶帐篷，那是露营的驴友搭建的，他们在溪边洗漱，我和他们打招呼，“晚上睡着也太冷了吧？”他们说帐篷内温暖如春。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从帐篷探出头来，大声说：“舒服极了！”皑皑白雪，潺潺流水，帐篷内有炉火和美食，捧着自己喜欢的书，疲倦了就睡，醒来看看外面洁白的世界，静得能听到雪在头顶上一片一片堆起来，偶然会有一两声鸟鸣，世间美好不过如此。

接下去一段上坡路，放慢了脚步。山路两边堆着锯断的木条，雪覆盖着，它们安静地躺着。刘亮程《一个人的村庄》里有这样一句话：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，孤独地过冬。”这些孤独的木条，默默看着偶尔路过的行人，等着春暖花开时出现在被需要的地方。这是树木的生命意义。我沉浸在白茫茫的世界里，走着别人走过或未走过的路，踏着别人踏过或未踏过的雪，找寻属于自己的快乐。

在山谷里行走，满目都是新鲜。在标着“四明山千里国家登山步道”的牌子处，雾凇出现了，在绿松针、各种枯黄树枝、野生南天竹红色的果子上，如此晶莹剔透。再行进一段路程，迎来的是整片山林的雾凇景观。

“雾凇，雾凇”，激动的喊声让落在后面的队友加快了步伐。那凋零的落叶透着寂寥，带着些许伤感。那些叫不出名的山花野果、高大的树和矮矮的灌木丛，被一层又一层的冰晶包裹着，也不知隐藏了多少平静或潦草的一生。是玲珑剔透的，是扑朔迷离的，是千姿百态的，是神秘缥缈的，却又如此一览无余，我跌入了一个隐秘又奇幻的世界，只会以两个字感叹：绝美！

传说中，鹁鸪岩因周边鹁鸪啼鸣得名。瀑布凝结成一条条长长的冰柱，崖壁上挂满玉带，水潭周围的岩石上是各种形状的冰雕，连岩石缝隙里那些枯黄的草，也闪着亮光，美不胜收。还有一小股流水在崖下奔涌，飞泻而下的声音和着我们的感叹声，回荡在洞口。同行的几个孩子迫不及待站在洞口，要求折一段晶莹的冰棱尝尝。我的脑海里翻涌起儿时的冰棱景象，脚下似乎也有力了。

终于到仰天湖了，不等清理干净积雪，我们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下来。放眼望去，树木丛林披着洁白的盛装。枝丫间缀满细碎的冰晶，似银河倾泻，又似仙娥遗落的珠钿。风卷过林梢，簌簌轻响，如碎玉相击，又似天地低语。阳光下折射出的微光，如无数萤火虫在玉树琼枝间飞舞。湖岸边大大小小的石块上，堆满了积雪，湖面一部分结着薄冰，一部分还荡漾着涟漪。碧水、白雪、雾凇，寒冬里一幅多么迷人的水墨画。

望着这明镜般的湖水，倾听着鸟儿扑棱棱抖动翅膀从树梢穿出，那拂面的冷风似乎也就没有那么冷了。从仰天湖出来，跟着导游从一条密道返程。密道上几乎没有见到其他行人，路上的雪更厚，冰也厚。我们在雪地上的脚步声，清脆而响亮。

徒步十八公里，坐上回程的车已是下午四点多。暮色一寸一寸浸透山峦，车窗外雪沫无声飘落，它们没有消失，只是化作了更深的洁白，漫过冬天，化作滋养新芽的春水。

荸荠滋味长

■吴妩

我站在田埂上凝望，入眼是浩荡绵延的青绿。风起那刻，漾起的碧波生出潋滟的明亮感。不同于茭白田的汹涌，亦有别于水稻田的温柔，脚下的绿色汪洋，多了孤高的野趣，尽显“苗似龙须而细”的清丽之姿。

那些齐刷刷的细管状“叶”实则是叶状茎，中间分布一个个小节。若是用手捋一捋，会发出悠扬的乐音。很快，陆续冒出的花朵打破了这片绿意。花虽小，却攒成了清雅的花序，雨丝般的模样，像是欲说还休的幻梦。地上开花，地下则悄悄酝酿着美味。孩提时代听过一则谜语：“小红碗，装米饭，埋在泥里不会烂。”这“小红碗”，便是“江南水八仙”之一的荸荠了。

朔风凛冽的秋冬时节，原先葱绿色的荸荠茎秆蜕变成黄褐色，随后陆续歪倒，直至匍匐于地。紧接而来的便是烧荒和放水。半个月后，这里陡然热闹起来，那是荸荠开挖的信号。对此，小说《受戒》中有过生动的描述：“赤了脚，在凉浸浸滑滑溜的泥里踩着。哎，一个硬疙瘩！”

这“硬疙瘩”不能用机械采收，唯一可以借助的工具便是钉耙。将尖端嵌进泥土，手柄用力上抬，接着翻转敲击。随着泥土四分五裂，藏在表层的暗红色荸荠就露出了“庐山真面目”。而那些藏得巧妙的荸荠，只能靠人力一颗颗挖出。爷爷在前面挥舞着钉耙，我们几个孩子跟在后面逐一捡拾。等到竹筐填满时，天边日头已经西斜。水井边，是清洗荸荠的好去处。一大桶清冽的井水泼上去，褐色泥土层层滑落，逐渐露出发亮的表皮、清晰的环纹和小巧的尖嘴。

此刻的荸荠最为鲜脆，削去薄皮就露出一片莹润雪白。晚餐后，必然有碗热乎乎的荸荠羹。甜羹里混合着软糯的圆子和醉人的酒酿。能吃荸荠的日子毕竟短暂，但老一辈人自有妙计，那便是用冷饭筲箕存放风干后的荸荠。老式厨房里，一根麻绳从梁上垂下，下面绑着打磨过的树钩，再挂一个竹篾编成的冷饭筲箕，就是当年的天然冰箱。漆器里有一种颜色叫荸荠色，风干后的荸荠一如这种质朴的红。长大后读作家萧红的回忆录，才发现鲁迅先生也钟爱这份美味，甚至在藏书室的窗子外挂上了满满一筐风干荸荠。

后来求学离家，爷爷也不再种荸荠了。只是到了荸荠上市的时节，我的目光还是会望向摊位，搜寻着那抹熟悉的荸荠红。遇上了，就喜滋滋地买下一小袋，切成薄片和虾仁、莴笋、胡萝卜同炒，滋味清爽可口。潜藏于记忆里的，还有那道“咸齑卤荸荠”。家乡方言中，雪里蕻被称作“咸齑”。将“咸齑卤”和冲洗干净的荸荠一同下锅，咕噜半小时，待大火收汁后，荸荠外皮开始微微皱起，变幻成低调的枣红色。微甜的荸荠和咸香的雪菜汁，两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食材，却意外地“相处融洽”，成就了独特的风味。

陆游有诗云：“凫茈小甑炊，丹柿青篾络。”凫茨，是荸荠的别名。另有地栗、马蹄等，均是荸荠在不同地区的称呼。荸荠荟萃着诸多美誉，明代文学家吴宽赞其“咀嚼味更佳”。在他的家乡苏州，至今有着吃元宝饭的民俗。除夕夜，把洗净的荸荠藏在米饭中一同煮熟。团圆宴上，谁吃的米饭中见到荸荠，就意味着福财两旺。

继续行走在村道，远处稠密的绿色覆满乡野。记忆里，偶尔能见到野荸荠绵延于水泽。爷爷说过，那是当初被留在土中的荸荠，它们熬过了漫长孤寂的冬天，在某刻冲出淤泥，再造一片葱茏。